

文章编号:1000-8934(2018)07-0090-06

# 约瑟夫·劳斯的身体观探寻

张毓芳妃, 吴 彤

(清华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 北京 100084)

**摘要:**如今,认知科学哲学与具身性思想研究日趋紧密,而作为科学实践哲学的另一路径——科学实践解释学,虽旨在规范地理解作为实践的科学,却并未涌现具身性的相关讨论。事实上,科学实践解释学的代表人物约瑟夫·劳斯已经拥有了具身思想的萌芽。他意识到海德格尔思想中隐含的身体哲学思想,借鉴了德雷福斯的技能获得模型,着重论述过福柯的“身体的政治解剖学”,也多次提及希伦的知觉解释学。本文将从这些方面入手,剖析劳斯对于具身的态度,以及其科学实践解释学思想中隐含的具身意蕴。

**关键词:** 劳斯;具身性;实践**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 一、引言

近年来,现象学中的具身性思想与认知科学哲学进路紧密结合,的确,认知与身体活动相关,而各种的实践活动更是具有身体依赖性,那为什么科学实践哲学的另外两条路径(科学实践解释学进路、新实验主义进路)却几乎未有与之相关的具身性问题探讨呢?是已经有所提及只是尚未引起注意,还是真的被忽略掉无人问津,亦或是没有探讨的必要?带着这样的不解,笔者试图首先回归到科学实践解释学家的著作文本中,去找寻与具身性有关的细节及问题的答案。

其实,科学实践解释学的代表人物约瑟夫·劳斯(Joseph Rouse)并未完全忽略有关具身的思想。他理解了马丁·海德格尔(德语:Martin Heidegger)思想中隐含的身体哲学思想,借鉴了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的技能获得模型,着重论述过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身体的政治解剖学”,也多次讨论过希伦(Heelan, P. A.)的知觉解释学。可见,他已经意识到,每一个知觉实践都

体现了身体的某种意向可能性。科学实践无疑是具身的,从具身的视角探讨实践无疑是有意义的。然而,实践的具身方面研究显然不是劳斯工作的重点。劳斯的科学实践哲学包含多少具身意蕴、他的实践思想与具身的关系以及他对具身的态度究竟如何?在此笔者做如下简单的探讨。

## 二、区别于海德格尔:从去“情境化”到在“情境中”

### 1. 海德格尔对用具去“情境化”的阐发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探讨了那个著名的锤子问题,指出“对锤子这物越少瞠目凝视,用它的越起劲,对它的关系也就变得越源始,它也就越发昭然若揭地作为它所是的东西来照面,作为用具来照面。锤本身揭示了锤子特有的‘称手’,我们称用具的这种存在方式为上手状态。”<sup>[1]81</sup>在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层次。首先,一切用具都是相称于人体的设计。锤子就是模仿手握拳的姿态,以及其工作性状和原理而制造的。以此来增强手的力度,使之更用力地捶打。其次,在捶打中,我们

**收稿日期:** 2017-11-17**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科学实践哲学与地方性知识研究”(13&ZD068)。

**作者简介:** 张毓芳妃(1992—),女,吉林省吉林市人,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现象学科学哲学;吴彤(1954—),内蒙古科左中旗人,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复杂性科学、系统哲学、系统科学与科学实践哲学。

无需在意捶打的具体过程,而是去关注捶打的效果。仿佛锤子已经成了我们手臂的一部分,我们不用去特殊注意锤子本身,就能自如地挥动它。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锤子在手头的功效性,即上手状态。只有当工具与身体不相称时,工具才会从隐没状态中显现。由此可见,海德格尔关于工具上手状态等论述,的确隐含着某种身体哲学的思想。但对此,劳斯却有不同的看法。

## 2. 劳斯对用具在“情境中”的观照

在劳斯看来,海德格尔通过“上手状态”等论述,强化了这样一种主张,即:科学研究涉及的是对现在在手对象的去情境化的“观看”。首先,就像刚才锤子的例子一般,海德格尔论述,如果用具恰当地发挥作用,那么它就会从明确的思考中隐退。这种海德格尔所谓的去情境化,在劳斯看来可以更恰当地表述为标准化。事实并非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也不应该如此强调。劳斯指出,“我们在科学中所处理的对象恰恰是我们关注的主题。我们的目标是发现它们是什么以及如何,而不是利用它们存在的目的。”<sup>[2]77</sup>其次,在海德格尔看来,对于每一上手用具而言,不仅用具的性质在使用中隐没,其位置也变得无关紧要。但对劳斯而言,在我们日常与事物的实践性打交道中,位置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若事物的位置消失了,事物对位置的所属关系也将随之消失。

据此,劳斯虽然把海德格尔奉为他科学实践哲学的直接先驱,却没有原封不动地照搬海德格尔的观点,而仅仅是把实践解释学归功于他。在劳斯看来,海德格尔之所以去“情境化”的视角看待科学,是因为他没有对科学研究的真实实践做细致的考察,仍然非批判性地继承了理论优位的传统偏见。劳斯论述说,是角色、实践、用具等构成的情境或者说关系综合体,引导着我们的行动。在解释学的意义上,关系情境比事物本身还要重要。我们可以回到刚刚讨论的锤子的例子上。在劳斯看来,如果离开塑造,任何东西、不管它具有怎样的物理特性,都不可能成为锤子。

## 三、借鉴于德雷福斯:从主体优先到对关系综合体的强调

### 1. 德雷福斯对身体实践意义的强调

在《涉入科学》中可以发现,劳斯对于身体的实

践意义是有所发现的。他对实践的说明主要借鉴了德雷福斯的观点,指出“确立和延伸实验室实践和成就所需要的训练包括习惯性的实践和技能。”<sup>[3]121</sup>

德雷福斯通过考察各种日常技能,将成人获得技能的过程具体概括为循序渐进的七个阶段,分别是:新手、高级初学者、胜任、精通、专长、驾驭和实践智慧。劳斯认可技能获得模型的基本观点,并将德雷福斯的主要贡献概括为两点,“既强调了实践的涉身方面,又认可实践的一系列特征依赖于恰当的情境环境,也依赖于恰当的行为。”<sup>[4]94</sup>在德雷福斯的技能模型中,专家与新手的差异就在于他们拥有一个能对情境做出不同反应的身体。通过对德雷福斯观点的论述,劳斯想必已经注意到了身体在实践中的重大意义。所以在其关于实践论述的第七个论点中,劳斯对此就有所提及,然而他想强调的并非如此。按照劳斯的说明,实践总是包含着做的事和做事者,以及这些事情相关之物。只有在复杂的相互关系中,行动者的所作所为才是可以理解的。

具体而言,德雷福斯利用了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提出的意向弧和最有效控制概念来说明熟练技能的学习活动。沿着现象学的传统,德雷福斯把体验意义上的身体作为认知活动的起点,论证了实践是获得技能知识的基本途径。并进而深化了我们对实践与认知、熟练应对与身体的意向导向性等概念的哲学讨论。在后续论述中,德雷福斯还利用了神经科学研究来辩护这些现象学描述。指出当人们对情境做出反应时,行动被经验为稳定的技能活动流。就像山上的小球,不用规划路线也能找到最捷径的路线滚落一般,身体也会根据情境自发地调整以达到最佳的状态。相较于德雷福斯对身体优先性地位的强调,劳斯指出实践应对是脱离不开整体情境的。劳斯通过实例进一步阐发自己的理解。指出就像在篮球场上打比赛一样,队友不断变换队形来打配合,对手则以不断的策略变更来防范。可见,实践的应对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系列独立动作,而是在情境展开时,对其的灵活回应。在劳斯看来,梅洛-庞蒂所谓的身体与环境的最佳匹配与德雷福斯笔下身体自动的最适宜调节,皆是由特定时刻的情境激发的,而非缜密的思维决定的。

德雷福斯的技能获得模型虽旨在剖析身体操

作技能,但其实也可以应用于科学研究。科学家与技术操作人员一样,都是要在不断试错、模仿的实践过程中实现能力的提升,从而从容地应对各种复杂的状况。当我们把这些应用于科学实践中去,就把哲学研究从过去理论优位的传统,转向了对科学家认知、技能提升的科学实践研究,不再只关注科学文本和实验室中存在的社会因素对科学实践的影响,而是切切实实关注科学实践本身。不仅如此,德雷福斯的相似性主张,即,“专家与我们很像”,亦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专家的实践方式的确与我们每天的日常技能活动有诸多类似之处,我们重复着各种技能操作程序,在完成许多任务时就是某种意义上的专家。由此,我们能在日常技能的习得中与专家产生某种共情,从而在影射意义上认同专家,理解他们在判断中运用知识的方式,加深我们对许多相关问题的理解。

## 2. 劳斯坚持关系综合体的优先性

德雷福斯通过阐发,将主体摆在了毋庸置疑的优先地位上。然而在劳斯看来,德雷福斯的这种论述,除了对自然和实践二元论的区分存在错误外,对情境的强调也不够。劳斯指出,德雷福斯“虽然承认参与实践的人类存在物成为主体,但他不承认人类同样是历史的和文化的存在的主体。”<sup>[4]91</sup>其实德雷福斯适当并重要地承认了实践被体现和处境的方式。他曾经将背景实践与科学家的关系,比作水与鱼的关系,凸显了两者的密切关系。在批判人工智能的时候,德雷福斯也明确指出,正是因为“人脑的功能根本不只是由其生理的机能决定性地发展出来的,而需要与周围环境发生联系。所以人们不应指望缺少人体或人类社会交往的一台计算机所具有的智能是一种人类的智能。”<sup>[5]258</sup>尽管有诸多相关论述,但在劳斯看来,德雷福斯始终是将意向性构想为非社会基础的,且在探讨过程中始终是以人身为基点去探讨,对情境的关注最终都是回溯到身体的反应上去,从而存在着严重缺陷。在劳斯看来,科学研究也不完全相同于德雷福斯所述的日常技能实践。因为科学研究者不仅需要具有观察和模仿的技能,具有熟练操作及应对问题的能力。同时还需要掌握相关的科学事实,且牢记相关的规则。也就是说,科学研究是两种情况的综合,而非一种对另一种的抛弃式超越。且就科学探索而言,德雷福斯的模型只应用于常规科学,并没有研究科学革命牵涉到的创造性问题。

相较于德雷福斯对主体身体的强调,劳斯更加强调的是身体——情境相互作用的关系综合体。在讨论德雷福斯的思想时劳斯也不断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学习作出各种灵活反应不是熟记“实际动作”或进行重复的“思考”,而是掌握环境的各种可能性。此外,如果没有正确的工具处于正确的环境,一个人就不能参与熟练活动。可见,劳斯虽然在讨论科学实践的时候注意到了人类行动者这一因素,却把主体性的人放在了环境、工具等等之后。指出“处于某一特殊环境中的行动者的关系综合体,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既先于行动者的行动和目的,也先于任何周围事物的可独立确定的属性。”<sup>[3]138</sup>劳斯更一般地将实践描述为情境化的活动模式,所以希望推广情境的这种优先性,将其置于包括主体/行动者的客体之上。

劳斯认知到德雷福斯所提出的技能获得模型的重要意义,但明确指出实践不应该被理解为人类主观性的某种替代概念,而应该理解为更大的关系复合物。其中心主张是:“行动者处境的有意义性,既不是由个人举止也不是由从物质实现中抽象出来的社会规范所决定的;相反,它来自行动者与其物质环境和相互之间的不断互动。”<sup>[3]140</sup>

## 四、受益于福柯:从个体知识实践到实验室实践

### 1. 福柯的“身体的政治解剖学”

在《知识与权力》中,劳斯多次论及福柯的“身体的政治解剖学”。在福柯看来,现代权力作用于身体的量级不同于往常。“它们不是把身体当作似乎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对待,而是‘零敲碎打’地个别处理。”<sup>[6]136-137</sup>

针对福柯权力作用于身体的细化,劳斯做了具体的解读。他指出,规训权力首先通过将时间分解,把活动细化的方式,为每一种特定活动分配特定的时间。福柯自己是这样阐述的,“某种关于行为的解剖——计时表被确定下来。活动被分解为各种要素:身体,四肢和关节的位置受到限定;每个动作都被规定了方向,力度和时间;动作的顺序也被预先加以规定。”<sup>[6]152</sup>由此,使身体被专注、高效的投入运营当中,始终保持最高效率的理想极限,以“榨取”身体的能量和资源。并将这一分割身体

活动的方式逐渐运用于其他领域,如学校、军队等。在“榨取”身体的过程中,还使得身体不再被遮蔽和隐藏,而是由于细致的检查而暴露无余,形成规范、训练和控制身体的严密网络结构。除此之外,再加上空间分配、力量组合等方式,规训权力就从各个方面实现了对身体的控制。将此称为“身体的政治解剖学”,是由于福柯将身体推向了政治层面,且通过身体分割的方式,将权力的细微渗透揭露无疑。<sup>[2]213-214</sup>

## 2. 科学实践与身体的微分权力

为了公正地对待科学的政治效果,劳斯积极借鉴了福柯的权力观。劳斯要探讨的并不是科学家拥有或者如何行使权力,而是想说明当科学家从事科学时,他们产生了怎样的政治效果。在劳斯看来,实践也包含着权力关系。他明确提出“实验室微观世界的建构和操纵,与福柯在众多现代‘规训机构’:监狱、学校、医院、军队、工厂等之中发现的各种‘权力/知识’关系之间存在许多相似之处。”<sup>[2]212</sup>

相似的权力运作细化过程:劳斯在讨论中指出,自然科学等显示出在更为精细的层次上进行操作和描述的总体趋势,这明显类似于福柯的权力策略。劳斯以生物学研究举例,指出其已经从对整个有机体及其活动的研究转向器官系统功能的研究,并进而转向细胞及其内部结构的研究,最后指向细胞内部和细胞之间的生化过程。细化式的研究策略与福柯的权力策略很类似,它能够揭示更为精细的结构,从而使人们对这些结构进行解读和操纵。然而在笔者看来,劳斯在此处的类比是有偏差的。福柯的权力观是通过身体活动的微分细化阐述的,而非理论的结构化分解。在对比自然科学时,应对科学家实验实践的具体活动进行分解阐述,而非各个研究领域的细致化研究。但无疑,科学家的实验实践活动与技能操练的活动极为相似。对此可以汲取德雷福斯的理论资源进行阐述。

同样的监控策略:实验室实践还具有的本质特征是追踪或监视被构建的微观世界,这亦是规训权力的重要策略,体现在福柯论述的每一种权力机构中。它的发展使对象的在场和活动完全可见,从而受到良好的审查,有利于适宜的运作。实验室通过空间的分割和封闭,以及对名目的分类、描述和解释等,实现了和其他权力机构同样的监控。因此,它塑造了我们的行动,并把我们的行动者。此外,“科学监视并不只是观察和记录数据。科学家

需要对设备有某种感觉,需要‘得心应手’地掌握实验程序,并能够调整,改进各种中间步骤等等。”<sup>[2]222</sup>

符号生产:符号生产亦是实验室中权力关系的体现。就像拉图尔的《实验室生活》中描述的那样,许多科学实践的目标就是符号生产。通过大量的实验和数据堆砌,迫使隐蔽的事物显现自身。“福柯在《性史》中提到的告白文本在现代社会的大量激增,这与实验室微观世界的符号过剩是遥相呼应的。”<sup>[2]225</sup>尽管实验室中强制性的符号生产与告白的内涵并不完全一致,但如此理解还是极有意义的。

在每一种权力限制和利用的具体策略中,福柯都同时发现了关于身体的新知识和新的权力运作方式。同时福柯敏锐地注意到,人的存在是关系情境中的存在。在劳斯看来,与其他权力机构相比,实验室的微观世界,在我们身上施加了更深刻的制约。

## 3. 劳斯对福柯的评价与超越

很多讨论似乎表明,福柯所述权力施加的对象仅仅是被动的或者温顺的身体,似乎他们完全是由这些力量塑造的,“自身”毫无反应或反抗的能力。在福柯对权力运作的描述中,这种观点确实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劳斯意识到,这并非福柯思想的全部。福柯在法国巴黎高师念书的时候,正赶上梅洛-庞蒂讲授《知觉现象学》。在梅洛-庞蒂的指导下,福柯意识到了身心关系问题,及身体对主体的反动。故在福柯生命的后期,他积极修正自己理论的缺陷,指出身体从来就不乏反抗,且权力具有生产性。他在著作《性经验史》中,实现了从前期“控制的技术”到“生存的艺术”的转折。指出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主体的身体和作为客体的身体是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的,我们很难做明确的区分,从而表现出向梅洛-庞蒂意义上能动身体回归的倾向。故在这一点上,福柯并没有错。

在劳斯看来,福柯的问题在于,他广泛探讨了“个体进入知识领域的问题”,但将注意力局限在构成人类个体知识的实践中。劳斯指出,福柯在现代主体的规训建构核心之处所发现的监视和检查技术,同样也出现在实验室对微观世界的建构和操作中。并且正如我们意识到的那样,甚至源自实验室的权力和知识的扩散,也遵循福柯在规训的隔离区中发现的模式。<sup>[2]209-228</sup>

## 五、类比于希伦：从“具身化主体观”到超越知觉的“科学实践观”

### 1. 具身化主体观

劳斯也很重视后期现象学家希伦的工作。在《知识与权力》以及《科学实践何以重要》中都引用了希伦的著作《空间知觉和科学哲学》中的一些观点。特别是希伦关于身体姿态、空间知觉与情境相关的论述。

希伦在海德格尔“捶打”例子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具身化主体观”。希伦说:“从第一人称现象学语境的视角来看,一旦熟悉的科学仪器作为以观察为目的的神经生理学机体的扩展在上述认知方式中发挥作用,它们就成为一个观察着的主体身体的一部分:这时,主体就被具身化在仪器之中。”<sup>[7]206</sup>和梅洛-庞蒂一样,在希伦看来,仪器已经成了身体的一部分,成为了主体可以去知觉外物的器官。并且希伦指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其实重塑了我们的知觉实践,形成了独立于仪器不可能存在的视域。

劳斯在书中具体介绍了希伦的“木工环境”案例,指出希伦通过我们熟知的在某种组织化的空间知觉中“木匠工作”直角杆的作用和空间中身体习惯的例子,来说明观察的机制是如何可以被延伸到“自然身体”之外的。并通过“具身化主体观”的论述,说明了理论客体的实在化问题,进而揭示出科学实在论的思想。而劳斯围绕此讨论,也集中于实在论方面,并未对“具身化主体观”本身展开过多的分析和评述。

### 2. 认知依赖于情境的“视域存在论”

作为运用诠释学研究科学哲学的一位先驱,希伦提出了认知依赖于情境的“视域实在论”。强调知觉解释学对于理解科学的重要性。指出要了解文本,必须了解文本的语境。然而要想较好地把握写作的情境,又必须理解文本本身。我们可以借由这种诠释学的循环,逐步地、螺旋式地达到理性的进步。“虽然生活世界不是个人自己的创造或选择,但它在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层次上渗透了个人的生活经验。”<sup>[7]277-278</sup>如以杯子为例,对普通大众来说,杯子就是一个物理实在。但对物理学家来说,却会从分子、原子的构成方面去看待这个杯子。虽

然面对的是同一样东西,但显然视域是有差异的,这就被称为“视域实在论”。也就是说,人在理解世界事物之前,是有意向性结构的。更为重要的是,希伦认为诠释学也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自然科学与技术。

### 3. 劳斯超越知觉的“科学实践观”

劳斯肯定希伦的中心观点,即从哲学上看,科学与日常活动是等价的,且情境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希伦的知觉现象学,强调的是操作活动中的知觉因素,而科学实践哲学强调的是实践,这种实践不是知觉定位的,而是超越知觉的。对于此,劳斯与希伦的分歧仅仅是侧重点的不同。劳斯指出,“事物只有在我们实践性地处理它们的过程中才变成‘可知觉的’,而科学的关键影响是我们能够(而且也迫使我们)在实践中说明这些事物。”<sup>[2]146</sup>在知觉与实践的关系上,劳斯仍然一以贯之地强调实践的优先性和基础地位,并认为这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实践不仅像拉图尔所说的,消解了科学内部和外部的界限,并关注科学知识如何拓展到它赖以生成的实验室的围墙之外。而且,在劳斯看来,对实践的强调还避免了传统经验主义的知觉假设所导致的混乱。希伦谨慎地强调,知觉处于“行为或实践的系统”中,它不仅仅体现在我们的感官甚或整个身体中,而且也体现在我们参与世界的用具中。但是,“这种赋予知觉以中心地位的观点,没有充分地突出把科学理解为对世界的实践性参与所带来的根本性的变化。”<sup>[2]147</sup>

## 六、小 结

纵观劳斯的《涉入科学》、《知识与权力》等可见,劳斯对于身体的相关思想是有所注意的。然而劳斯始终是将情境与实践视为首要的,把行动者和知觉处理为第二位的。情境无疑很重要,但主体也不可忽视。无论是德雷福斯还是福柯都深受现象学的影响,海德格尔和希伦更分别是现象学前期和后期的典型代表。劳斯对他们的论述和探讨,说明现象学具身的相关思想给了他很大触动,只是由于侧重点的不同而并未直接沿袭,但借鉴意义仍是十分巨大的。现象学可以说与科学实践解释学有诸多相近的理解和说明,后期现象学的诸多思想仍是我们有待进一步开发的宝藏。尤其是有关现象学

具身的理论,与科学实践思想有诸多的契合。实践只有在关注身心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生活世界。没有哪两种思想可以完全的符合,可以借鉴便值得挖掘。

继续深入审视现象学具身性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劳斯对于主体审视的不足,在身体与情境间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避免后现代反主体思维的矫枉过正,更符合其涉入科学的意旨。亦可通过具身这一视角,让着眼于形而上的科学实践解释学更好地面向事实本身。且现象学具身的思想,可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桥梁,架构起“从内向外”(从心灵向对象)展开研究的涉身性认知科学与“从外向内”(从实践到身心)展开研究的科学实践解释学。

## 参考文献

- [1][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
- [2]Rouse, J. *Knowledge and Power: Toward 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 [3][美]约瑟夫·劳斯.涉入科学——如何从哲学上理解科学实践[M].戴建平,译.江苏: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
- [4]吴彤.复归科学实践——一种科学哲学的新反思[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 [5][美]德雷福斯.计算机不能做什么[M].宁春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 [6]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M].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7.
- [7]Heelan, P. A. *Space - Perception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 Joseph Rouse's View of Body

ZHANG Yu - fangfei, WU Tong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Nowadays, the combination of cognitiv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embodied thinking has formed a new approach to research. As another path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practice - scientific practice hermeneutics, although aimed at a normative understanding of practice as a science, but there is no discussion about embodied thinking. In fact, Joseph Rouse, the representative of scientific practice hermeneutics, did not completely ignore the idea of embodied thinking. He realized the physical philosophy thought implied in Heidegger's thought, borrowed from Dreyfus's skill acquisition model, focused on Foucault's "body's political anatomy", and also repeatedly mentioned Heelan's perceptual hermeneutics.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se aspects, to analyze Rouse's attitude towards the body, as well as the implicit meaning of embodied thinking in the scientific practice of hermeneutics.

**Key words:** Joseph Rouse; embodiment; practice

(本文责任编辑:费多益)